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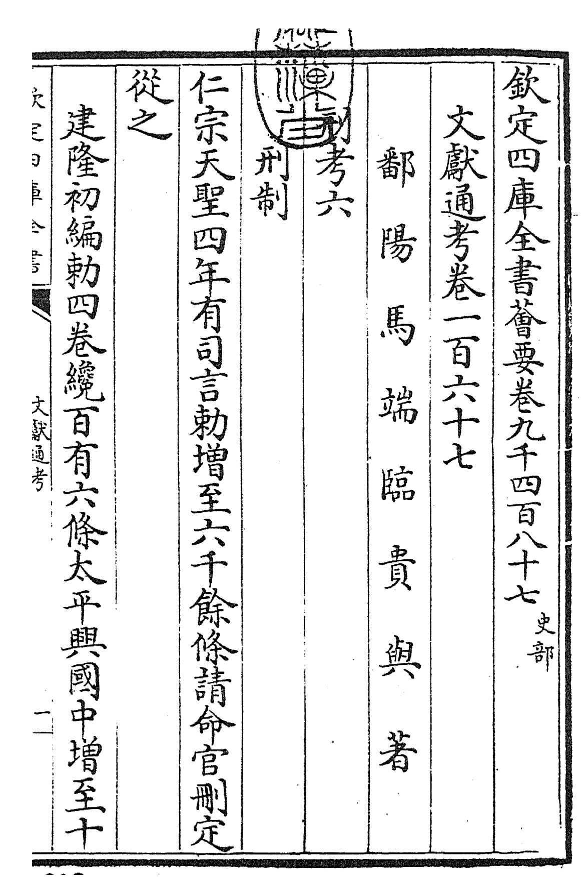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八十七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刑考六

刑制

仁宗天聖四年有司言勑增至六千餘條請命官刪定從之

建隆初編勑四卷纔百有六條太平興國中增至十

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條芟其繁亂定其可為勑者二百八十有六條總十一卷又别為儀制令一卷當時便其簡易大中祥符七年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條又有景德農田勑五卷與勑兼行至是後增至六千餘條命官删定帝謂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輕易改信乎王曽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删太宗朝詔令十有一二蓋去其繁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為不可帝然之

於是下詔中外使得言勅之得失時以唐令有與本朝事異者亦命官脩定有司乃取咸平儀制及制度約束之在勅者五百餘條悉附令後號曰附令勅七年令成頒之是歲編勅成合農田勅為一書視祥符勅損百有餘條其罷於法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八笞之屬七十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詔下諸路

閱視聽言其未便者既而又詔須一年無改易然後

鏤版至明道元年乃頒焉

刑部侍郎燕肅奏唐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才五十八令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盖以奏讞之法廢失朝廷欽恤之意詳見詳讞門

五年陜西旱災因詔民持杖刦人倉庫非傷主者減死刺隸他州非首謀者又減一等且諭長吏密以詔書從

事自是諸路災傷即降不下司勅而民饑盜取穀食多
蒙矜減頼以全活

知諫院司馬光言臣竊聞降勅下京東京西災傷州
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
斷放未知虚的若果如此深為不便臣聞周禮荒政
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舎禁去幾𤯝昏推寛大
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葢以
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

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為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刼盜斛斗者小加寛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刼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勑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傜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刼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勑以勸之臣

恐國家始於寛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

六年集賢校理聶冠卿請罷覆杖笞而徒以上雖不繫獄皆附奏從之

先是天下旬奏獄狀雖杖笞皆申覆而流徒罪繫不以聞又自定折杖之法杖之長短廣狹皆有尺度而輕重無準官吏得以任情至是有司以為言詔毋過十五兩是歲改强盗法不持杖不得財徒二年得財

為錢萬及傷人者死持杖而不得財流三千里得財為錢五千者死傷人者殊死不持杖得財為錢六千若持杖罪不至死者仍刺隸千里外牢城又詔告羣盜刼殺人者第賞之及十人者予錢十萬既而有司言竊盜不用威力得財為錢五千即刺為軍兵反重於強盜請竊盜罪亦第減之至十千刺為兵詔可又詔京城持杖竊盜得財為錢四千亦刺為兵自是盜法惟京城加重餘視舊益寬矣　又詔如聞荆湖殺人

祭鬼自今首謀若加功者凌遲斬募告者悉畀犯人家資捕殺者重其賞

先是江淮捕盜官奏覆刼盜六人皆凌遲朝廷以非有司所得專因詔獲刼盜雖情巨蠹毋得擅凌遲凌遲者先斷斲其支體次絕其吭國朝之極法也

詔京師正旦四立分至庚戌巳巳日毋決大辟

故事天慶等五節有司不奏大辟具獄者十日天聖初詔止三日餘罷一日而已開封府舊禁刑人正旦

冬至三日端午節一日亦詔罷之國忌日舊亦禁刑至是詔聽決杖罪

容齋洪氏隨筆曰刑統載唐太和七年勅令國忌日惟禁飲酒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即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笞責在禮律固無所妨從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奏均王傅王堪見國忌日於私第科決杖人故降此詔蓋唐世

國忌日休務正與私忌義等雖刑獄亦不決斷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今在京百司唯雙忌作假以其拜跪多又晝漏已數刻若單忌獨三省歸休耳百司坐曹決獄與常日亡異視古誼為不同元微之詩云縛遣推囚名御史狼籍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又可證也

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綖言一歲之中死刑無慮二千五百六十其殺父母叔父母兄弟兄弟之妻夫殺妻殺妻

之父母妻殺夫凡百四十故謀鬬殺千有三百刼盜九百七十姦亡命一百十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而為善歟願詔刑部類次天下所斷大辟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從之

七年斷大辟千六百八十三人

帝慎恤用刑廣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入人死有司當仲約公罪贖帝曰死者不可復生而獄吏雖曁廢

他日復得叙官何可不重其罰命特停之會赦未許叙用尚書比部員外郎師仲說請老自言恩得任子孫帝以仲說嘗失入人死罪不予其重人命如此

英宗始平二年斷大辟千八百三十二人

四年十二月時神宗已即位令應諸州軍巡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在獄病死及二人者推吏獄卒皆杖六十增一人者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如五縣以上州歲死三人開封府司軍巡歲死十人如死二人法加等亦如之典獄之

官如推獄經兩犯即坐仍從違制大縣三萬戸以上依五縣以上州法提點刑獄司終歲會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檢察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更黜責

神宗熙寧元年開封府請以京朝官分治左右廂凡鬬訟杖六十已下情輕者得專决從之

二年知金州張仲宣坐受贓論罪時金州金坑發仲宣發檄巡檢體究無甚利土人憚興作以金八兩求仲宣不差官比較法官坐仲宣枉法贓抵死援前比貸死杖

脊黥配海島知審刑院蘇頌言仲宣所犯可比恐喝條
且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刑為
徒隷恐汚辱衣冠耳其人則無足矜也仲宣繇是免杖
黥止流海外自是命官無杖黥者
三年命尚書都官郎中沈衡鞫前知杭州祖無擇於秀
州遣內侍乘驛追逮監察御史張戩言無擇三朝近侍
而驟繫囹圄非朝廷以廉恥風厲臣下之意請免其就
獄止就行審問不從詔責戩等又命權御史臺推直官

張景直鞫前知明州光禄卿苗振於越州獄成無擇坐貸官錢及借公使酒責檢校工部尚書忠正軍節度副使振坐故入裴士堯罪及所為不法責復州團練副使獄半年及決詞所連逮官吏坐勒停衝替編管又十餘人蓋王安石以私怨諷御史王子韶誣其過自後多興詔獄矣

凡因事置推已事而罷者詔獄謂之制勘院非詔獄謂之推勘院其體大者則下御史臺獄成即開封府

大理寺究治

三年編修中書條例所請委逐路提點刑獄司歲於冬夏上旬檢舉牒州長吏勿留獄牒訖奏聞祖宗故事每歲冬夏降詔卹刑帝遵行之既委各路提點刑獄自是不復降詔　八月詔曰在京班直諸軍請糧斛斗不足出戍之家尤甚倉吏自以在官無祿恣為侵漁非朕所以愛養將士之意也於是三司始立諸倉丐取法已而中書請主典役人歲增祿至一萬八千九百餘緡丐取

不滿百錢徒一年每百錢則加一等千錢則流二千里每千錢則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行貨及過制者減首罪二等徒者皆配五百里其賞百千流者皆配千里賞二百千滿十千為首者配沙門島賞三百千自首者除其罪凡更定約束十條行之其後內則政府外則監司多傚此法內外歲增吏祿至百餘萬緡皆取於坊場河渡市利免行役剩息錢久之議臣欲稍緩倉法編勑所修立告捕獲倉法給賞條目一百千分等至三百千

而按問者減半給之中書請依所定詔仍舊給全賞雖係按問亦全給　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條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比前代殊多如强劫盜並有死法其間情狀輕重有絶相遠者使例抵死良亦可哀若據從情輕之人別立刑等如前代斬右趾之比足以止惡而除害禁軍非在邊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寛首限以収其勇力之效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網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傷肌體為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

愧恥若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遇赦第減月日使良善知改過自新兇頑者有所拘繫焉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間情理輕者亦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後決刺充軍其配隸並減就本處或與近地兇頑之徒自從舊法編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時限無得髡鉗其四令州縣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為衆所知者給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輕可恕者特議贖罰其不悛者科決其五奏裁條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

刪定詔付編勅所詳議立法

韓絳曾布請用肉刑布上議曰先王之制刑罰未嘗不本於仁然而有斷支體刻肌膚以至於殺戮非得已也蓋人之有罪贖刑不足以懲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剕宫大辟然審適輕重則又有流宥之法至漢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後世因之以為律令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劓墨剕宫之法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

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隷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人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因而為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況折杖之法於古為鞭扑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益衆其終必至於殺戮是欲輕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貸者處之以肉刑則人之獲生者必衆若軍士亡去應斬盜賊贓滿應絞則刖其足良人於法應死而情輕者則處以宫刑至於劓墨則用刺配之法降此而

後為流徒杖笞之罪則制刑有差等議既上帝問可否於執政王安石馮京互有論辨迄不果行

樞密使文彦博言臣聞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唐末五代刑用重典以救時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於死國家承平百年當用中典然猶因循有重於舊律者若偽造文書律止流二千里今斷從絞近臣僚奏請凡偽造印記再犯不至死者亦從絞坐若責其不悛則持杖强盜再犯贓不滿者不死則用

刑甚異於律文矣請檢詳見用刑名有重於舊律者以勑律參考裁定其當諂送編勑所

四年令盜賊嚢槖停宿之家立重法凡刼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地罪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貲之半為賞妻子遞降等有差應編配者雖會赦不移不釋嚢槖之家刼盜死罪情重者斬餘皆配遠惡地籍其家貲之半為賞盜罪當徒流者配五百里

籍其家貲三之一為賞竊盗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鄰州雖非重犯之地而嚢槖重法之人並以重法論其知縣捕盗官皆用舉者或以武臣為縣尉盗發十人以上者限内捕不獲半劾罷取旨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羣行於州縣之内掠刼於江海船栰之中非重法之地亦以從重法論

嘉祐中始於開封府諸縣後稍及曹濮澶滑等州是年以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

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兖鄆沂州淮陽軍亦立重法著為令至元豐時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縣寖亦廣矣

七年詔品官罪犯按察之官並奏劾聽旨毋得擅捕繫罷其職俸　四月設置律學設教授四員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習斷案生員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先時已置刑法科詔法寺主判官諸路監司奏舉京朝官選人兩考者上等

進秩補法官餘減磨勘循資免選射闕推恩有差法官闕員亦以次補之其考試關防如諸科法

元祐中司馬光論之曰律令勅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為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果能知道又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為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八年沂州民朱唐告前越州餘姚縣主簿李逢有逆謀提點刑獄王廷筠等言其無跡但謗讟朝政語涉指斥及妄説休咎請法外編配仍治告人之妄帝疑之遣權御史推直官蹇周輔劾治中書以廷筠等所奏不當并劾之廷筠懼縊死逢辭連右羽林大將軍秀州團練使世居醫官劉育等詔捕繫御史臺獄令范百禄徐禧雜治差官即世居及育家索圖讖簡牘獄具世居賜死逢育及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並凌遲處死將作監簿

張靖武舉進士郝士宣皆腰斬司天監學生秦彪百姓李士寧杖脊湖南編管

按淩遲之法昭陵以前雖兇强殺人之盜亦未嘗輕用自詔獄既興而以口語狂悖者皆麗此刑矣詔獄盛於熙豐之間蓋柄國之權臣藉此以威縉紳祖無擇之獄王安石私怨所誣也鄭俠蘇軾之獄杜絶忠言也世居之獄則吕惠卿欲文致李士寧以傾王安石陳世儒之獄則賈種民欲文致世

儒妻母呂以傾呂公著至王安石欲報呂惠卿而
特勘張若濟之獄蔡確欲撼吳充而特勘潘開之
獄其事皆起於纖微而根連株逮坐累者甚衆蓋
其置獄之本意自有所謂故非深竟黨與不能以
逞其私憾而非中以危法則不能以深竟黨與此
所以濫酷之刑至於輕施也
元豐元年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乃詔曰大理有獄
尚矣今中都官有所劾治皆寓繫開封諸獄囚既猥多

難於隅訊盛夏疾疫傳致瘐死或主者異見輒淹歲時不決朕甚愍焉其復大理獄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專主鞫訊檢法官二人主簿一人應三司諸寺監吏犯杖笞不俟追究者聽即決餘悉送大理獄其應奏者並令刑部審刑院詳斷應天下奏案亦上之遷寺於馳道之西

國朝舊制刑部審刑院大理寺主斷內外所上刑獄與凡法律之事又有糾察在京刑獄司以參稽審覆

官制既行審刑院糾察司皆省而歸其職於刑部四方之獄非奏讞者則提點刑獄主焉官司之有獄者在開封則有府司左右軍巡院在諸司則有殿前馬步軍司及四排岸外則三京府司左右軍巡院諸州軍院司理院下至諸院皆有之時官制既行斷讞還大理於是左斷刑右治獄以分寺事斷刑則評事檢法詳斷丞議正審治獄則丞專推劾主簿掌案籍少卿分領其事而卿總焉

二年編勅所上新修勅式始分勅令格式為四
帝熈寧初置局修勅詔中外集議擇其可采者用之
有未便於事理而應修改者上之尚書省議奏即面
得旨若一時巡分應著為令及應衝改者隨所屬上
二府奏審至是上之熈寧勅令視嘉祐則有減元豐
勅令視熈寧則有增而格式不與焉
容齋洪氏隨筆曰法令之書其别有四勅令格式
是也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

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為勑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皆為式元豐編勑用此後來雖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令假寧一門嘗載於格而私文書行移並名為式假則非

也

成都府和州路鈐轄司申往時川陜絹疋為錢二千六百以此編勅估贓兩鐵錢得銅錢之一近歳絹疋不過千三百估贓二疋乃得一疋之罪至多重法法寺請以一錢半當銅錢之一從之

三年正月詔審刑院刑部斷議官自令歳終具嘗失入徒罪五人以上或失入死罪者取旨連名者二人當一人京朝官展磨勘年幕職州縣官展考或不與任滿指

射差遣或罷本年斷絶支賜去官不免先是嘗詔歳終比較取旨而法未備故有是詔

七年七月御史黄降言朝廷修立勅令多用舊文損益其去取意義則具載看詳卷藏之有司以備參照比者議法之官於勅令文意有疑或不取看詳舊卷參照多以臆見裁決請申飭攸司自今申明勅令及定奪疑議並須參以看詳舊卷考其意義所歸庶幾法定於一無敢輕重本臺亦得據文考察從之　八月詔舉故事大

暑大寒或雨雪稍愆停録囚決獄　十月牛羊典吏李偉坐贓抵罪光禄卿呂嘉問言朝廷捐數十萬緡行一重法於天下而無忌憚之吏已漸弛於法行之初蓋由本法予錢之人纔減取錢之人二等請定丐倉法斷遣刑名自陳告首之賞與引領過度一切如舊下刑部刑部議如嘉問所定　又詔自今應諸州鞫訊强盜情理無可愍刑名無疑慮而輒奏並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毋得用例破條從司馬光之請也詳見詳讞門

哲宗元祐元年詔御史中丞劉摯右正言王覿等刊修
元豐勑令格式
先是摯言元豐中命有司編修勑令凡舊制載於勑者多移之於令蓋違勑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廣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而立一法因一事而生一條意苛文晦不足以該事物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今所續降者半歲一頒無慮數帙宜選經術儒臣明於治體練

達民情者取慶歷嘉祐以來新舊勑參照去取畧行
删正以成一代之典右諫議大夫孫覺亦言元豐編
勑細碎煩多難以檢用甚為今日之患朝廷立法簡
易當使人人通曉宜特置局擇通經義明法律者為
修勑官命大臣典領則朝廷仁厚之意可以宣布四
方矣帝從其請故有是命至紹聖以後詔並用熈寧
元豐舊例元符中復參用元祐元豐條目崇寧元年
乃詔編勑所並依元豐勑令格式勿復編修其元祐

以後所修者並毀版

三年詔罷大理寺右治獄戸部如三司故事置推勘法官治在京錢穀事尋詔大理獄既廢開封府軍巡院事衆其復置判官一員府司妨礙公事體小者送戸部取勘

先是元豐初置大理獄本以懲革囚繫淹滯事有所統而崔台符等不能奉承德意士大夫小有連逮輒捕繫雖命婦亦不免追攝遝者所探報下之於獄傳

會鍛鍊無不誣服人皆惕息至是台符等皆得罪獄亦罷

五年詔諸路兵官及使臣有罪自樞密院以下所属鞫治者奏案申樞密院取旨又詔刑部命官犯罪事干邊防軍政文臣申尚書省武臣申樞密院

刑部言佃客犯主加凡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謀殺盜詐及有所規求避免而犯者不減因毆致死者不刺面配鄰州情重者奏裁從之

七年臣僚言法寺斷獄大辟失入有罰失出不坐常人之情自擇利害誰肯公心正法者請自今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失出徒流罪三人比失入一人者著為法從之

八年中書省言往詔内外歳終具諸獄囚死之數初無禁繫多寡之限至元祐七年諸路所上刑部獄死之數遂以禁繫二十而死一則不具即是歳繫二百人許以十人獄死恐州縣弛意獄事甚非欽恤之意詔刑部自

令不許輒分禁繫之數

紹聖四年治同文館獄

章惇蔡卞用事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及謫呂大防等過嶺意猶未快仍用黃履䟽高士京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寖及宣仁上頗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時太府寺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碩嘗於邢恕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彥博子也必知姦

狀詒翰林承旨蔡京中丞安惇同究問初及甫與恕書自謂畢禫當求外入朝之計未可必聞已逆為機穽以榛塞其塗又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云濟之以粉昆平類錯立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劉摯粉昆指韓忠彦眇躬及甫自謂蓋俗稱駙馬都尉為粉侯人以王師約故呼其父堯臣為粉父忠彦乃嘉彦之兄也及甫除都司為劉摯嘗論彦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止為平章

重事及彦博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守郡毋喪除與恕書請補外因為譔忿詆毀之辭及置對則以昭比摯如舊眇躬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謂指王岩叟面如傅粉故曰粉壽字況之以為兄故曰昆斥摯將謀廢立不利於上躬京惇言事涉不順及甫止聞其父言無他證佐望別差官審問詔中書舍人蹇序辰審問仍差內侍一員同往蔡京安惇等共治之將大有誅戮然卒不得其要領會星變上怒稍息然京惇

極力鍛鍊不少置既而梁燾卒於化州劉摯卒於新州衆皆疑二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詔摯燾據文及甫等所供言語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摯燾諸子並勒停永不収叙先時三省進呈帝曰摯等已謫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

元符元年置看詳元祐訴理局

元祐初嘗置訴理所申理寃濫至是中丞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姧臣置訴理所凡得罪於熙豐之間者

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汲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元斷施行時章惇猶豫未應蔡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惇懼即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惇看詳案内文狀陳述及訴理所看詳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具名以聞自是申雪復改正或重得罪者八十三家

三年詔强盜計贓應絞者贓數並增一倍贓滿不傷人而情輕者奏裁其用兵杖湯火之類傷人及殘虐主家

情狀酷毒或汚辱良家或入州縣鎮寨行刼不在奏裁之限若驅虜官吏廵防人等罪不至死仍奏裁

先是曾布建議為盜之罪情有輕重贓有多少若刼貧家情理雖重偶以贓少而減免刼富室情理雖輕偶以贓重而論死是盜之生死係於主家之貧富也至於傷人情狀輕重亦殊其以手足敺人偶傷肌體與夫兵刃湯火固有間矣而均謂之傷殘朝廷雖許奏裁州郡之吏或奏或否生死之分特幸與不幸爾

不若一變舊法凡以贓定罪及傷人情狀不至切害者皆聽從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湯火之類情狀酷毒及汚辱良家或入州縣鎮寨行刼若驅虜官吏巡防人等不以傷與不傷凡情不可貸者皆處以死刑如此則輕重不失其當王古徐彦甫鍾正甫亦以為請及是布為相遂申前議改焉侍御史陳次升言祖宗仁政加於天下者廣刑罰之重改而從輕者至多惟是強盜之法特加重者蓋以禁姦宄而恵良民也近

者朝廷改法以强盜計贓應絞者並增一倍贓滿不傷人而情輕者奏裁如聞法行之後民受其獘被若之家以盜無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鄰里亦不為之擒捕恐怨仇報復故賊徒益逞重法地方尤甚竊恐養成大寇以貽國家之患請復行强盜舊法又言朝廷取諸郡所申盜賊之數比較新法未行之前為少遂以為賊盜衰息刑罰可減此正與臣之論相反也夫有盜必申則刑部之數多懼有報復不敢以聞則

刑部之數少臣恐自此盜賊充斥而朝廷不知也從
官臺臣亦嘗論列非獨臣區區之私見也會布罷相
翰林學士徐勣復言其不便乃詔強盜應絞者計贓
如舊法前詔勿行

刑部言祖宗以來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紹聖之法以
失出三人比失入一人則是一歲之中偶失出死罪三
人即抵重譴夫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請
罷理官失出之責使有司讞議之間務盡忠恕從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大理卿周鼎言律鬬殺人者絞故殺人者斬蓋兩相爭競者謂之故義理甚明今法寺斷案每於故鬬之際議論不一蓋泥刑統所謂非因鬬爭無事而殺是名故殺殊不知所謂無事而殺者以言無彼此爭鬬之事而殺人者是名故殺若謂不必鬬爭但緣他事而殺者不當為故則律之立文奚不曰有事殺人絞而曰鬬殺人絞不曰無事殺人斬而云故殺人斬以此質之法意可見請自今凡斷奏故鬬案並令

有司指定兩相鬬爭是否若止辯說往復即非忿競則故鬬情狀判然矣刑部亦是鼎議詔申明行下

崇寧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顧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詔從之

三年宰臣蔡京請倣周官司圜之法令諸州築圜土以居强盜貸死者詳見徒流門

大觀元年詔計贓之律以絹論罪絹價有貴賤故論罪

有輕重今四方絹價增貴而計絹之數猶循舊制以定一貫三百為率計價既低抵罪太重非仁民恤獄之意可以一貫五百定罪

二年更定笞法自今並以小杖行決笞十為五二十為七三十為八四十為十五五十為二十不以大杖比折永為定制

八年大理少卿任良弼言州縣推勘盜賊多以止宿林野為詞不究橐橐之家請自今應推強盜而不究橐橐

及所止之地名各徒二年不盡者減二等為令從之
四年詔河北河東羣賊所經歷縣及十次以上知縣降一官衝替縣尉降一官勒停不及十次知縣衝替縣尉勒停
政和二年臣僚言比來大理迎合觀望曲法用情例使倖免有犯在開封而願移大理者至號法寺為休和所甚非廷尉持平之義詔大理少卿罷免
四年詔立聚問審錄之限死囚五日流罪三日杖笞一

日
五年詔令今後不法官吏已為按察官所劾而輒論告按察官者雖指斥等事亦候結勘斷罪畢再推勘如不實誣告人特於法外別行重斷
七年詔品官犯三問不承即奏請追攝若果情理重害而拒隱者方許枷訊所以示別也邇來有司廢法不候三問追攝不原輕重枷訊與常人無異將使人有輕視爵祿之心可申明條令以稱欽恤庶獄之意　又詔宗

室犯罪與常人同法有司承例奏請不俟三問未承即加訊問非朕所以篤親親之恩也自今有犯除涉情理重害别被處分外餘止以衆證為定仍取伏辯無得輒加捶拷若罪至徒以上方許依條置勘其合庭訓者並送大宗正司以副朕敦睦九族之意

中書省言律在官犯罪去官勿論盖為命官立文其後勅文相因修立掌典解役亦用去官免罪例而有犯則解役歸農幸免重罪詔政和勅掌典解役者聽

從去官法勿行

重和元年二月河北西路提點刑獄虞奕言州縣虐吏輒借杖為溜筒用鐵鉗項以竹實沙而貫之非理慘酷詔悉禁止犯者以違制論　四月詔肉刑廢而為杖笞折杖之數多寡不倫民抵憲禁傷及肌膚宜約其數以善天下自今徒二年半杖九十者折十七徒二年杖八十者十五徒一年半杖七十者十三徒一年杖六十者十二笞五十者十笞四十者八笞三十者七笞二十者

六答十者五
宣和元年詔虔州近斷大辟二人其元犯人乃於斷後
首獲人命至重失刑如此深可憫傷其令本路提點根
勘官吏並先勒停不以赦原誤斷之家優加存恤
二年右司員外郎翁彥深言陛下欽恤庶獄無所不至
而州郡不能審克吏得以並緣為姦刑及貧民而富者
規免寖失天下之平今奏牘之首纖悉畢載而略其戶
等自今奏案並列其戶之高下察其吏姦而懲之使寡

弱之民不見淩暴從之

臣僚言比年官吏希求恩賞治獄者務作獄空輒不受辭又寄留囚徒於他所致有逃逸斷刑者務作斷絶減裂鹵莽用刑失當有以婦人配隸千里者昨詔大理寺開封府不得輒奏獄空近復有旨不許妄作斷絶然開封府復有斷絶獄官吏冒賞者詔令御史臺覺察彈奏

故事法司斷絶必宣付史舘獄空降詔獎諭或加秩賜章服後以冒賞者多熙寧初以斷絶乃常事不足

書罷宣付史館仍不降詔奬諭
都曹翁彥深上言伏見淮東十一州軍政和六年七年坐殺人而死者纔十有二人刑幾措矣然計二年之獄蓋一百三十二人而獨此十二人者死問之有司則曰不死者有情理者也自五帝三代至於漢唐未有殺人不死之法在律詈人者笞四十借如以一詈之故即遭毆殺是殺人者不死詈人者顧當死輕重倒置莫此為甚且百有二十人皆大辟也州郡奏

而免之可謂仁心矣彼其遭殺者受無辜之虐而銜不報之冤反不足恤乎廷尉天下之平乃仁於強暴使寡弱者不保其生烏在其為平也以一路二年計之已如此天下復當幾何所謂好生者將以省刑而名和氣也今舍止殺之具致被殺者滋多非所以省刑也寬殺人之人使銜冤者益衆非所以名和氣也朝廷見歲斷大辟之少以為刑將措矣盍亦并奏案而計之乎致治猶元氣也刑之禁民為非猶藥疾也

慕措刑之虛名而忘失刑之實患是猶慕治古之無
札瘥而但去其藥民知擠於溝壑矣今之官吏外希
雪活之賞内冀陰德之報遞相驅煽遂成風俗一作
奏案無敢異議胥吏乘之姦弊萬態文致情理莫可
究詰讞狀徑上不由憲司其就東市者大抵貧民耳
詔州縣官不親聽囚而使吏鞫訊者徒二年
高宗中興著令諸獄具當職官依式檢校枷以乾木為
之長者以輕重刻識其上不得留節目亦不得釘飾及

加筋膠之類仍用火印從官給杻鉗鎖杖制各如律不得微有增損暑月每五日一濯枷杻禁囚因得少休刑寺遇浣濯之日輪官一員躬親監視州縣獄犴不得輒為非法之具違者論如律制詔諸獄司並旬申禁狀品官命婦在禁別具單狀合奏案具情款招伏案奏聞法司朱書檢坐條列推司録問檢法官吏姓名於後各州每年開収編配羈管奴婢人各置籍本州斷過編配之數亦如之各路提點刑獄司每年具本路州軍斷過大

辟申刑部諸州倣此申提點刑獄司其獄事應書禁歷而不書應申所屬而不申奏案不依式檢坐開具違令若回報不圓致妨詳覆與提點刑獄司詳覆大辟而稽留失覆大辟致罪有出入者各抵罪

建炎元年大理正權刑部郎官朱端友言舊例以絹計贓者千三百為一疋令所在絹直高合議增估乃詔自令以絹定罪者並以二千為準

三年詔自今並遵用嘉祐條法内擬斷刑名嘉祐與見

行條法輕重不等並從輕賞格即從重其官制所掌事務格目及設法等有引用窒礙各該載未盡者並令有司條具以聞

熙寧中神宗厲精為治議置局修勅蓋謂律不足以周盡事情凡邦國沿革之政與人之為惡入於罪戾而律所不載者一斷以勅乃更其目曰勅令格式而律存乎勅之外自元祐變熙寧之法紹興復熙寧之制以後衝前以新改舊各自為書而刑書寖繁至是

乃有此詔又詔重修勅令所應仁宗法度理合舉行自今遵奉嘉祐條法將嘉祐勅與政和勅對修紹興初張守等上對修嘉祐政和勅令格式一百二十卷及看詳六百四卷詔以紹興重修勅令格式為名頒行於是熙寧元祐紹聖法制無所偏循善者從之

自渡江以來有司圖籍散失凡所施行多出百司省記胥吏因得予奪至是監察御史劉一止奏曰伏見尚書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初無畫一之論類

以人吏省記便為予奪蓋法令具存姦吏猶得而舞之令乃一切聽其省記顧欺弊何所不有陛下聖明灼見此弊嘗見處分令左右司郎官以其省記之文刋定頒行然左右司職事號為最繁竊恐於此不能專一無由速成伏望改差詳定一司勅令所立限刋定鏤版頒降施行詔如其請

四年二月詔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以前所降御筆多出於法令之外奉行抵牾甚非恤刑之意自今除靖康元

年正月一日以前御筆有出於法之外者依累降指揮施行其餘減杖卹刑之類並合遵守

自蔡京當國請降御筆手詔以快己私自畔法令有司莫知適從至是釐正之

八月詔祖宗雖崇好生之徳而贓吏死徒未嘗末減自今官吏犯贓雖未欲誅戮若杖脊流配決不可貸　又詔贓罪至死者籍其家

上宣諭欲極治贓吏仍欲檢舉祖宗舊法詳悉告諭

使行之不暴毋駭聞聽其後三省進呈臣僚論列贓吏棄市事上曰不必至此但杖遣足矣自後贓吏皆杖脊流配

紹興二年詔知州兼統兵去處非出師臨陣自今無得輕用重刑

先是祕書少監傅崧卿言軍國異容刑亦殊制不可槩以軍法從事比聞州軍有捕獲軍兵刼盜殺人者至族其家望加戒飭故有是詔

三年詔自今犯私鹽並依紹興勅斷其去年十二月甲午勅旨及今年六月辛丑尚書省扎送指揮更不施行先是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對論私販刑名大重其略曰紹興勅私有鹽一斤徒一年三百斤配本城煎煉者一兩比二兩刑名不為不重後來復降指揮又因官司申請不以赦原減雖遇特恩不原為法可謂盡矣去年之冬因大軍所屯嘗有軍卒私販百姓因之故有亭戸不以多寡杖脊配廣南指揮盖一時禁止

非通天下永久之法也昨因榷貨務看詳以為諸路亦合一體施行遂批狀行提領官張純一堂吏耳但欲附會去相之意朝廷不謀之廷臣不付之戸部不禀之聖旨遂以批狀行之何其易哉自此法之行州郡斷配日日有之破家蕩産不可勝計主議之臣但曰刑不峻不足以致厚利夫峻刑章而不恤民害此蔡京王黼之術也奈何今遂用之自古及今刑之所犯必稱罪之輕重豈有罪無等降一用重刑之理今

私鹽一斤至杖脊配廣南則孰不相率而為百千斤之多哉祖宗仁德在人猶人之有元氣令天下之勢可為病矣奈何遂欲傷元氣乎法令之行繫乎國本不使有識搢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非國之福也望付三省熟議故有是詔

詔捕獲强盜雖無被主姓名贓滿已經論決者許推賞

太常少卿唐恕言舊法獲盜不知被主姓名則不該賞故江湖間有舉舟盡遭屠戮蹤跡絶滅官司雖知

終亦掩蔽盖既無激勸之方又欲逃捕盜之責法久
姦生望賜更改故有是詔
五年尚書省言州縣治獄之吏專事慘酷待其垂死皆
托之疫患殺之未甞依條醫治乞舉行歳終比較計分
斷罪法是年比較得宣州衢州福州無病死囚當職官
各轉一官舒州病死者及一分恵州病死者二分六釐
當職官各特降一官
十年詔諸獄並一更三點下鎖五更五點開鎖定牢違

者杖八十獄官令佐不親臨及縣令輒分輪餘官並徒
一年知通監司覺察按劾著為令
十八年撫州泉州誤決重囚官吏各置重憲
大理寺丞石邦哲上疏曰伏覩紹興令決大辟皆於
市先給酒食聽親戚辭訣示以犯狀不得窒塞口耳
蒙蔽面目及喧呼奔逼而有司不以舉行視為文具
無辜之民至是强置之法如近年撫州獄案已成陳
四閑合斷放陳四合依軍法又如泉州獄案已成陳

翁進合決配陳進哥合決重杖姓名畧同而罪犯迥
別臨決遣之日乃誤以陳四閑為陳四以陳翁進為
陳進哥皆已配而事方發倘使不窒塞蒙蔽其面目
口耳而舉行給酒辭訣之令是二人者豈不能呼冤
以警官吏之失哉欲望申嚴法禁否則以違制論從
之

臣僚言比年諸路推究翻異公事或朝廷委之鞫勘例
差初官廕補子及新第進士於法令實未暇習其勢必

委之於下老胥猾吏得以為姦請行下諸路應有鞫勘公事並須擇曾經歷任人從之

二十六年吏部尚書周麟之言臣聞之傳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竊見吏部續降申明條冊乃有項年都省批狀指揮參於其間向之修書官有所畏忌至與成法並立以理推之誠為未允望令選具紹興二十五年以前批狀指揮令勅令所看詳可削則削毋令與三尺混淆麟之所言蓋指秦檜也詔依

秦檜自得政以來動興大獄脅制天下岳飛獄死檜勢焰愈熾賢士大夫時繫詔獄死徙相繼天下寃之又置察事卒數百游市間聞言其姦者即送大理獄殺之大開告訐之門至檜老病日深忌娼愈甚將除異己者乃令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論趙汾張初交結事先捕汾下大理考掠無完膚令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大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而檜已病不能書事乃寢

詔刑部郎中依元豐法分左右廳治事

先是右司郎中汪應辰言國家謹重用刑是以參酌古誼並建官師在京之獄曰開封曰御史又置糾察司以幾其失斷者曰大理曰刑部又置審刑院以決其平鞫之與讞各司其局初不相關是非可否有以相濟及赦令之行有罪者許之叙復無辜者謂之湔洗内則命侍從館閣之臣置司詳定而昔之鞫與讞者皆無預焉外人之川陜去朝廷遠則委之轉運鈐

轄司而提點刑獄之官亦無預焉及元豐更定官制始以大理兼獄事而刑部如故然而大理少卿二人一以治獄一以斷刑刑部郎官四人分為左右或以詳覆或以叙雪同僚而異事猶不失祖宗分職之意本朝比之前世刑獄號為平治蓋其並建官師所以防閑考覈有此具也中興以來務從簡省大理少卿止於一員而刑部郎中初無分異則獄之不得其情法之不當於理者又將使誰平反而追改之乎今雖

未能盡復祖宗之舊亦當遵用元豐舊制庶幾官各有守人各有見反覆詳盡以稱欽恤之意上善其言故有是旨

孝宗乾道二年刑部侍郎方滋上乾道新編特旨斷例七十卷

四年正月臣僚言杖笞之制著令具存輕重大小之制不得以私意易也比年以來吏務酷虐浸乖仁恕之意凡訊囚合用荊子一次不得過三十共不得過二百此

法意也今州縣不用荆子而用藤條或用雙荆合而為一或鞭股鞭足至三五百刑罰寃濫莫此為甚願戒有司申嚴行下凡守令與掌行刑獄之官並令依法製大小杖當官封押乃得行用不得增添换易過數訊囚恣為慘酷從之　五月臣僚言民命莫重於大辟方鍛鍊時何可盡察獨在聚録之際官吏聚於一堂引囚而讀示之死生之分決於頃刻而獄吏憚於平反摘紙疾讀離絶其文嘈囋其語故為不可曉解之音造次而畢呼

囚書字茫然引去指日聽刑人命所干輕忽若此臣竊
照聚録之法有曰人吏依句宣讀無得隱瞞令囚自通
重情以合其欵此法意蓋不止於只讀成案而已臣謂
當稽參自通重情以合其欵之文於聚録時委長貳點
無干礙吏人先附囚口責狀一通覆視獄案果無差殊
然後亦點無干礙吏人依句宣讀務要詳明令囚通曉
庶幾伏辜者無憾冤枉者獲伸從之
六年祕書少監權刑部侍郎汪大猷等重修勅令格式

百二十二卷存留照用指揮二卷詔以乾道重修勅令格式為名

淳熈元年五月詔頒浙西提刑鄭興裔檢驗格目於諸路提刑司

初興裔言諸州縣檢驗之弊遂措置格目行下所屬州縣每一次檢驗依立定字號用格目三本一申所屬州縣一付被害之家一申本司照會州縣受詞差官檢官受牒起發皆注日時於上關防詳密州縣不

得為欺朝廷善之乃行於諸路

十月詔六部除刑部許用乾道所修刑名斷例及司勳許用編類獲盜推賞例并乾道元年四月十八日輕置修例敕事指揮内立定合引例外其餘並依成法不許用例

先是臣僚言今之有司既問法之當否又問例之有無法既當然而例或無之則事皆沮而不行夫法之當否人所共知而例之有無多出吏手往往隱匿其

例以沮壊良法甚者賄賂既行乃為具例為患不一
請詔有司應事有在法灼然可行而未有此例者不
得以無例廢法事下六部看詳至是來上乃有是詔
六年知湖州長興縣茹驤坐贓免真決編管台州仍籍
沒家財參知政事錢良臣奏臣昨任淮東總領日失舉
茹驤攺官令以贓敗法當同坐詔覽良臣所奏乃欲以
身行法國有常憲朕不敢私勉從所請可鐫三官於是
陳峴張宗元趙磻老徐本中並坐舉驤各降三官

八年詔自今强盜抵死特貸命之人並於額上刺强盜二字餘字分刺兩頰

十六年臣僚言在律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若於本狀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比年中外之獄閒於狀外求罪推尋徃咎鞫勘平生旁及他人干連禁繫豈無冤濫乞申明法令自今獄事無得於狀外求罪如有違戾重寘於法從之

光宗紹熙五年臣僚言廣東一路十有四州惟英德府

烟瘴最甚有人間生地獄之號諸司分在廣韶二州置司英德府界乎廣韶之間故諸司凡以公事送獄者多送英德人一聞生地獄之名則已心懼凡罪不至死與未必有罪之人每至獄則皆引伏其意以為久繫於獄未必辯明而不免於死不若亟就刑責猶得一生由是獄之欲速成者必之英德而英德之吏以善治獄名今一路之中東有潮惠西有二廣北有南雄連州皆風土之不甚惡者請行下本路諸司應今後公事合送别州

根勘者不許送英德府庶獄無冤濫人獲生全從之

寧宗嘉泰二年臣僚言近日大辟行兇之人鄰保逼令自盡或使之説誘被死家賂之財物不令到官嘗求其故始則保甲憚檢驗之費避證佐之勞次則巡尉憚於檢覆又次則縣道憚於鞫勘結解上下蒙蔽只欲省事不知置立官府本何所為今若縱而不問則是被殺人者反為妻子親戚乞錢之資甚可痛也請明降指揮凡有殺傷人處如都保不曾申官州縣不差官檢覆及家

屬受財私和許諸色人告首並合從條究治其行財受和會之人更合計贓論罪從之

二年刑部侍郎林栗言嘉泰改元一年天下所上死案共一千八百一十一人而斷死者纔一百八十一人餘皆貸放夫有司以具獄來上必皆可論刑之人陛下貸其罪辜者凡一千三百六十人豈為細事請詔祕書省修入日歷上以示陛下好生之德下以戒有司用刑之濫從之

四年詔頒湖南廣西刋印檢驗正背人形圖於諸路提刑司

先是江西提刑徐似道言推鞫大辟之獄自檢驗始其間有因檢驗官司指輕作重以有為無差訛交互以故姦吏出入人罪弊倖不一伏見湖南廣西見行刋印正背人形隨格目給下檢驗官司令於傷損去處依樣朱紅書畫横斜曲直仍於檢驗之時唱喝傷痕令罪人同共觀看所畫圖本衆無異詞然後著押

則吏姦難行愚民易曉於是詔行之

臣僚言切見縣獄若無囚糧而城下之邑尤甚法許於運司錢内支往往縣道不敢支破例多陪辦於推獄私取於役户分甘于同禁之人簞食入獄攫拏紛然極可憐憫乞從諸縣申州就於常平米内支撥從之

十三年詔凡在官財物不應用而用之依律科坐贓罪之人自今私自入已者為贓罪私自饋遺者為私罪用充公用者為之公罪創始者為首坐以全罪循例者為

從輿減一等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繆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八

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刑考七

徒流 配没

虞舜流宥五刑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 流共工於幽州幽州北裔水中 放驩兜於崇山崇山南裔 竄三苗於三危三苗國名三危西裔 殛鯀於羽山羽山東裔在海中 四罪而天下咸服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可居曰洲

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放流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等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周官大司寇之職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於司

兵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入於司兵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贓加責役入縣官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槁鄭司農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槁人之官也令日為奴婢古之罪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為之奴罪隸之奴也春秋傳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豹恥為奴欲除其籍然後殺督戎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有爵命士以上八歲女七歲而齔而毀齒男八歲毀齒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

出三年不齒弗使冠飾者著黑幪若古人之象刑與舍釋之也鄭司農云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為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鄭司農云以此知其為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故大司寇職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言為惡無所容入也玄謂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

掌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注見刑制門

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謂

衣服兵器之屬也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民五隸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此官主為積聚之也玄謂任猶用也邦有祭祀賔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煩猶劇也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涅厠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厲遮列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役給其小役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為牽傍此官主為送致之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 疏國家以官牛助諸

侯及大夫家運物往致任所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罪隸盜賊之家為奴者蠻隸征南夷所獲閩隸南蠻之別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征東北夷所獲　疏古者身有大罪身既從戮男女緣坐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五隸各百二十人者謂隸中選取善者以為之員役數為限其餘衆以為隸民罪隸則中國之以罪為隸者餘四隸征伐所獲

秦始皇時嫪毒作亂討誅之其徒皆梟首車裂輕者為鬼薪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律曰鬼薪作三歲

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城旦者旦起行治城四歲刑也

漢文帝詔除肉刑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城旦注見上舂者婦不預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代髡以宮代劓以鈦左右趾代刖令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此當言髡者完也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者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師古曰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為隸臣隸臣一歲免為庶人隸妾亦然也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如淳曰罪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也其亡逃及有耐罪以上

不用此令於本罪中又重犯也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完為城旦舂歲數以免李奇曰謂文帝作此令之前有刑者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帝即位哀而赦之

平帝元始二年令天下女徒已論歸家僱山錢月三百如淳曰已論者罪已定已令甲如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僱山遣歸說以為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僱功直故謂之僱山應劭曰舊刑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僱薪故曰僱山也師古曰古說如近之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僱人也況為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於

後漢光武建武三年詔令女徒僱山歸家注見上

七年詔罪囚非犯殊死勿按其罪見徒免為庶人

二十九年詔罪囚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有差

輸作司寇前書謂之罰作一歲刑也輸作左校韋彪傳注云左校曹名屬將作輸作右校屬將作輸作若盧龎參為左校令犯法輸作若盧耐光紀注云一歲刑為罰作二歲已上為耐音乃代反前書又作而施刑光紀注云施讀曰弛謂有赦令去其鉗鈦赭衣

明帝即位詔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巳卯赦

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

八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

肅宗建初七年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妻子自隨占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已上皆減本罪各一等輸司寇作

元和七年令如前

和帝永元三年詔中書官徒各除半刑謫其未竟五月

以下皆免遣
八年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燉煌屯
十一年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癃老小女徒各除半刑
其未竟三月者皆免歸田里
元初二年詔中書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馮翊扶
風屯妻子自隨
延光三年詔死罪囚繫減死一等詣燉煌隴西及度遼
營

順帝漢安二年令繫囚殊死以下入贖其不能入贖者
遣詣臨光縣居作二歳
冲帝即位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徒邊謀反大
逆不用此令
魏明帝定律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
晉武帝制新律累作不過十一歳月贖不計日日作不
拘月歳數不疑閏
劉頌為廷尉請復肉刑疏曰今為徒者類性元惡不

執之族也去家縣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茍慮不首死則皆為盜賊况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輸財解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為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横肆若是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為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

成帝時邵廣盜官幔二帳坐死其子宗雲乞自沒為奚官奴以贖父命事見詳讞門

宋制為刼者身斬家人棄市同籍周親讁補兵見詳讞門

梁制謀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斬父子同産男女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為奴婢貲財沒官刼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黵面為刼字髡鉗補治鎖士終身其下又讁運配財官治士尚方鎖士皆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

梁天監十一年詔自今捕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將送

時百姓有罪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則舉家質作人既窮急姦宄益深帝思所以寛之乃下是詔

時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若病疾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大同中皇太子在春宫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曰臣以比時奉敇權視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壇材官車府太官下省左裝等處上啟

並請四五歲以下輕囚助充使役自有刑均罪等懲目不異而甲付錢署乙配郊壇錢署三所於辛為劇郊壇六處在役則優今聽獄官詳其可否舞文之路自此而生公平難遇其人流泉易啟其齒將恐王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其詳立條制以為永准帝手敕報曰頃年以來處處之役唯資徒謫逐急充配若科繫細義同繭絲切須之處終不可得引例興訟紛紜方始防杜姦巧自是為難更當

別思取其便也竟弗之從

陳制獲賊帥及士人惡逆免死付冶聽將妻入役不為年數其髡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鎖二重其五歲刑以下並鎖一重五歲四歲刑若有官準當二年餘並居作

後魏太武定律令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内人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圊溷女子入舂藁其癎疾不逮平人者守苑囿

孝文時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合門充

役崔挺上書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罪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帝善之乃除其制

齊神武秉政改制諸强盜殺人者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戸小盜贓滿十疋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武成時制齊律一曰流刑謂論犯可罪原情可降鞭笞百髡之投於邊裔以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二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

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六歲者加笞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鏁輸作左校而不髠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盜及殺人而亡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

周制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一百笞五十流刑流衞服去皇畿二

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
鞭一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一百
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一百笞九十流藩
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一百徒輸作者皆
任其所能而役使之為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
當流者皆甄一房配為雜戸其為盜賊發逃亡者懸名
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自魏晉相承
死罪其重者妻子皆以補兵魏虜西凉之人沒入名為

隷戶孝武入關隷戶皆在東魏後齊因之仍供廝役建德六年齊平後帝欲施輕典於新國乃詔凡諸新戶悉放為百姓自是無復新戶

隋文帝令高熲定新律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為五年徒刑五年改為三年犯法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

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皆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追徒過九年者徒二千里其後改徒及流並為配防
唐初徒流之刑皆因隋制武德四年詔裴寂等更定律令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悉為一歲居作者着鉗若校京師隷將作女子隷少府縫作旬給假一日臘寒食一日毋出役院病者釋鉗校給假疾差倍役謀反者男女奴婢没為官奴婢隷司農七十者免之

凡役男子入於蔬圃女子入於厨饍流移人在道疾病婦人免乳祖父母父母喪男女奴婢死皆給假授程糧非反逆縁坐六歲縱之特流者三歲縱之有官者得復仕

太宗初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既又哀其毀傷支體乃除斷趾流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又比隋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七十一條貞觀二年詔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

十四年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數量配邊要之州
十五年赦犯反逆免死配流者六歲之後仍不聽仕
武后長壽元年有人上封事言嶺南流人有陰謀逆者
乃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案之若得反狀便
許斬決國俊至廣州徧召流人擁之水次以次加戮三
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仍誣奏云諸道
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為變不遥后然其奏又命攝
監察御史劉光業王德壽鮑思恭王大正屈正筠等分

往劍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案鞫流人於是光業誅七百人德壽五百人其餘少者不減數百人

玄宗開元十年敕自今以後准格敕合應決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貶之邑決訖許一月内將息發遣其縁惡逆指斥乘輿者臨時發遣

天寶五載敕流貶人多在道逗留自今左降官情罪稍重者日馳十驛以上自是流貶者多不全矣

肅宗乾元元年敕左降官非反逆縁坐及犯惡逆名教

枉法强盜贓如有親年八十以上及患在牀枕不堪扶持更無兄弟者許停官終養其流移人亦準此

德宗建中三年敕諸色貶流人及左降官身死並許親屬收之本貫殯葬其造蠱毒移鄉人不在此限

憲宗元和八年刑部侍郎王播奏天德軍五城及諸邊城配流人等臣切見諸處配流人每逢恩赦悉得歸還唯前件流人皆被本道重奏稱要防邊遂令没身終無歸日臣又見比年邊城犯流者多是胥徒小吏或是鬬

打輕刑據罪可原在邊無益請自今流人准格例滿日
六年後並許放還所冀抵法者足以悛懲滿歲者絶其
愁怨從之
穆宗長慶元年制應亡官失爵及放還流人如先有莊
田不經沒官被人請射作主如本主及子孫已歸並委
州府却還務令安業
武宗會昌六年赦書節文應徙流人在天德振武者官
中量借糧種俾令耕田以為生業

僖宗乾符三年敕流徒之人殘疾者懲贖見贖刑門

後唐清泰三年尚書刑部郎中李元龜奏准開成格應斷天下徒流人到所流處本管晝時申御史臺候年月滿日申奏方得放還本貫近年凡徒流人所管雖奏不申御史臺報大理寺所以不知放還年月望依律格處分從之

宋太祖皇帝開寶時定刑制凡流刑四徒刑五詳見刑制門

流配舊制止於遠徙不刺面而晉天福中始創刺面之

法遂為戢姦重典宋因其法

開寶五年御史臺上言伏見大理寺斷徒罪人非有官當贖銅之外送將作監役者其將作監舊兼充內作又有左校右校中校署比來工役並在此司今雖有其名無復役使或遇祠祭供具水火之人使令欲望令大理寺依格斷遣徒罪人後並送作坊應役從之

太宗以國初諸方割據沿五代之制罪人率配隸西北邊然多亡投塞外誘羌戎為患乃詔自今當徙者勿復

隷秦州靈武通遠軍及緣邊諸州時江南湖廣已平於是罪人皆流南方

太平興國五年詔配役者分隷鹽亭役使

先是國初以來犯死罪獲貸者多配隷登州沙門島通州海島皆屯兵使者領護而通州島中凡兩處豪强難制者隷崇明鎮懦弱者隷東布州兩處悉官煮鹽是歲始令配役者分隷鹽亭役使之而沙門如故

端拱二年詔免嶺南流配人荷校執役又令婦人有罪

至流者免配役

真宗咸平三年先是江浙荆湖廣南遠地應强盜及持仗不死者并部其屬至京師多殞於道路乃詔自今止決杖黥面配所在五百里外牢城

仁宗景祐中以罪人貸死者舊多配沙門島在登州海中至者多死乃詔當配沙門島者第配廣南遠惡地牢城廣南遠惡地牢城廣南罪人乃配嶺北然其後亦有配沙門島者

神宗熙寧三年詔決配强盜無以全黨置之一路

刪定編敕官曾布請復肉刑畧曰今大辟之次處以

流刑代墨劓剕宫之法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

失重輕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

方無所資給徒隷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

土轉徙四方固不為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

古亦輕矣況折杖之法於古為鞭朴之刑刑輕不能

止惡故犯法日衆其終必至於殺戮是欲輕反重也

六年審刑院言登州沙門島寨配隷以二百人為額餘則移置海外非禁姦之意詔自今以三百人為額

吳充建請流人冬寒被創上道多凍死請自今非情理巨蠹過冬月聽留役本處至春遣之奏可

九年詔以交趾犯順應配廣南東西路罪人並權配三千里外

元豐八年罷就配法並如舊制行

初帝以流人去鄉邑疾死於道而護送禁卒往來勞

費用張誠一之議隨所在配諸軍重役至是中丞黄
履言其報仇非便罷之
詔犯盜刺環於耳後徒流以方杖以圓三犯杖移於面
徑不得過五分
元祐六年刑部言配諸隸沙門島强盜殺人縱火贓滿
五萬錢强姦毆傷兩犯至死累贓至二十萬錢謀殺致
死及十惡至死罪過蠱巳殺人者不移配强盜徒黨殺
人不同謀贓滿二十五萬遇赦移配廣南溢額者配隸

遠惡餘犯遇赦移配荆湖南北福建路諸州溢額者配
隸廣南在沙門島滿五年遇赦不該移配與不許縱還
而年及六十以上者移配廣南在島十年者依餘犯格
移配篤疾在身年及七十在島三年以上移配近鄉州
軍犯狀應移而老病者同其永不放還者各加二年移
配從之
紹聖三年詔配沙門島人已溢額者並配瓊州萬安軍
昌化珠崖軍定為令

徽宗崇寧三年宰臣蔡京請倣周官司圜之法令諸州築圜土以居強盜貸死者晝則役作夜則拘之視罪之輕重以為久近之限許出圜土充軍無過者縱釋詔從其請五年罷之大觀元年復行四年復罷

石林葉氏曰前世常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監驅之勞而配隸者有道路奔亡困踣之患蘇子容元豐中建議請依古圜土取當流者治罪訖髠首鉗足晝夜居作夜則置之圜土滿三歳而後釋未滿

歲而遇赦者不原既釋仍送本鄉稽察出入又三歲不犯乃聽自如崇寧初蔡魯公始行之人不以為善也

高宗建炎二年以盜賊竊發所在道梗乃詔諸州罪人斷配訖權送本處重役俟盜息路通日遣行

四年詔臨安府四至州郡犯罪合配之人毋得配本府候回鑾日如舊

紹興十九年刑部看詳捕獲沿海刼盜並係持杖兇徒

理宜措置關防今將合該刺配廣南及三千里之人斷訖權行刺配鄂州都統制軍下二千五百里以下之人斷訖量地里遠近權行刺配池州太平州建康府都統制軍下並收管重役其配守欲以配州府屯駐軍重役字為文候盜賊衰息日依舊例從之

二十四年詔諸路州軍有編管之人願充厢軍者聽

上因宣諭大臣曰朕昨在元帥府見河朔州軍將編管人穿鎖傳送旅店三五相聯乞丐於市益緣不給

之食至於此真可憫惻可申嚴約束行下

孝宗隆興元年臣僚言諸州斷配海賊例送廣南遠惡州軍緣瀕海之郡多為賊船嘯聚處長姦惡請自今並分隸兩淮水軍收管從之

淳熙十一年校書郎羅點言比年以來所在流配人甚衆强盜之獄每案必有逃卒積此不已為害不細臣嘗推原其端葢由配法太繁本朝折杖之制視前代用刑為輕而刺配之法視前代用刑為重國初敕令尚簡入

配者少承平既久防禁益密在仁宗朝張方平極陳其弊建議減除迨今百有餘年有增無損切謂欲戢盜賊不可不銷逃亡之卒欲銷逃亡之卒不可不減刺配之法望詔有司將見行刺配情輕者從寛減降别定居役或編管之令其應配者檢會淳熙元年五月指陳擇其强壯刺充屯駐大軍庶幾州縣配之卒自此漸少上曰近歲配隷稍多久後當如何準等奏如雜犯死罪猶可從輕至如刼盜六項指揮之行為盜者莫不曉得將欲

為盜必先虛立為首之名殺人姦濫之罪皆歸之以故為首者不獲而犯者免死盜何由懲上曰可令刑寺集議奏聞既而刑部大理寺奏言象以典刑墨居其一流放之法用宥五刑是墨刑不施而後宥以流也鞭作官刑說者曰鞭以為治官事之刑是流墨不施而後及於鞭也益曰墨曰流曰鞭三者俱為九刑之一自帝舜以迄三王未聞有兼施並用者漢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惟劓與刖方及於笞則黥之與笞漢時亦

不兼用也歷代遵尚鞭笞度數雖有不同止用其一無復他法隋文始改百王之制而用其二然亦不兼施令簡冊可考也流刑徙之遠方則在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之外止於離其鄉井徒刑役於當處則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之限止役作其身凡是二者皆不笞決惟杖刑自六十至百笞刑自十五至五十是二者笞決其身隨即縱遣至唐高祖加千里之流太宗申加役之制餘因隋舊而已晉天福始創刺配合用其二仍

役而不決逮我藝祖一洗五代之苛猶以隋制為重於是悉易以決為流徙杖笞之法名存實改自加役流至流二千里其刑四並決脊杖配役有差所謂配役非今之所謂配古所謂徒役是也自徒三年至徒一年其刑有五並決脊杖有差而盡免其徒役之年自杖一百至六十自笞五十至十其刑各五悉易以臀杖而減其數如杖一百止決二十減其八十之數是也由杖九十以下至於笞十悉從末減於是帝舜三居之法至此始不

用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而省
刑之意遂冠百王其後坐特貸者方決杖黥面配遠州
牢城而舜之九刑始併用其三黥為墨配即流杖廼鞭
三者始萃於一夫之身葢其制將以宥死罪合三為一
猶為生刑端未為過至太宗皇帝始詔竊盜贓滿五貫
者決杖黥面配役其意亦以宥死葢國初之制竊盜三
貫棄市故也累聖相承固未嘗有慘於用刑之意而人
情狃於見聞法令易以滋彰據張方平所奏祥符天聖

慶歷其數至倍是也今以刑書考之其麗於配者幾五百條中間有數項比之慶歷又復數倍積少成多殆非一朝一夕之故然回視藝祖創法之始特以宥死者固已遠矣又有罪不至配而用情重決配者亦有泛言決配而因以決配者嘗推原其故爰自建隆以及淳熙二百年之間決配既多視以為常不復知有前代之遺制與夫祖宗之美意臣僚奏請動以決配為言有司建立亦以決配為可而配法始滋矣近者李椿嘗建此議陛

下特詔近臣各述所見其間亦有為陛下畧言及此者而講之不詳亦卒以廢格良可惜也竊謂今罪之麗於大辟者宥其一死俯從決配乃藝祖之遺制固不容輕議自餘流罪以下情理重害未可遽去者且仍舊其次重者當如方平之請代以役年其輕者並行刋削如此既不失藝祖創法之本意亦稍復前代沿襲之舊章非細故也但方平之請止具四等而今世配法乃至十四等今欲推廣方平之意永不放還者役終身海外者役

八年遠惡廣南者役七年三千里二千五百里者並役六年二千里一千五百里者並役五年千五百里者並役四年特旨配鄰州者役三年本州本城者並役二年不刺面者役一年免其文面並役當處雖累會恩不許原免則方平之意得矣上尋謂輔臣曰朕思之配法雜犯配罪只配本州牢城犯私茶鹽之類不必遠配只刺充本州廂軍令著役若是刼盜已經三次便可置之死可諭刑寺熟議奏來

十四年八月臣僚言刺配之法始於晉天福間國初加
杖用貸死罪其後科禁寖密刺配日增考之祥符編敕
止四十六條至於慶歷已一百七十餘條今淳熙配法
凡五百七十條配法既多犯者自衆黥隷之人所至充
斥近臣僚建請改定居役之法已降指揮看詳至今未
見定論蓋緣刺配情理稍輕既欲降居役則編管乃為
從坐不應却令從鄉輕重不倫議乃中格竊謂前後創
立配條不為無說若止令居役不離鄉井則幾於惠姦

不足以懲惡若盡用配法不䘏黥刺則面目一壞誰復顧藉强民適長威力有過無由自新檢照元豐刑部格諸編配人目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條限政和編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輕稍輕四等色目莫若依倣舊格稍加參訂將犯配法人如入情重則依舊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輕則與免黥刺面放還之格其次最輕則降為居役别立年限縱免之格倘使居役本條或有從坐編管則置

之本城減其放限如此則於見行條法並無抵捂且使刺面之法專處情犯兇蠹而其他偶麗於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有顧藉可以自新省黥徒銷姦黨誠天下之切務惟陛下留神速詔有司裁定施行後迄如舊制

光宗紹熙二年知瓊州黄揆言今中外之姦民以罪抵死而獲貸者必盡投之海外以為兵是聚千百虎狼而共置之一丘也今日積者已多而纍纍遞送者方來未已一旦稔惡積釁潰裂四出臣恐偏州之民項背不能

帖席而卧也請自今凡兇惡貸死而隷於流籍者許分之沿江諸屯及其他遠惡之地無専指海外以為兇𢾾庶幾隂消潛削不至滋蔓流毒偏方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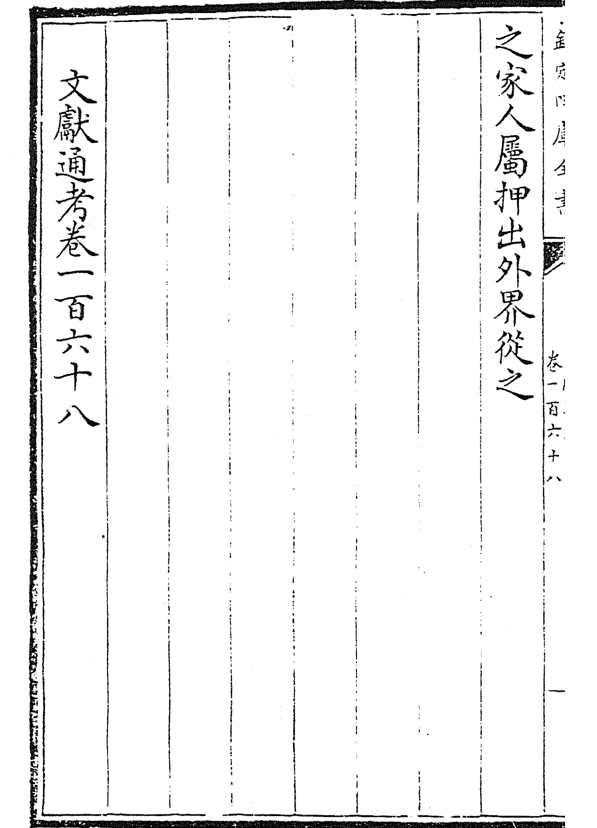
三年臣僚言配法自有年限方許放停近來更不照應一二年間隨即放便是致人皆玩法以配為常請行下諸路應犯法刺配人如至本州須依條限方許放停如限內再有所犯乞撥入屯駐軍中重役永不放便從之

寧宗嘉泰四年正月臣僚言後世衣食之路日蹙犯法

者衆配隸之人中路多逸及到配所州郡憚於贍養往往故縱不捕此徒雖幸脫免而其身實無所容於天地間饑寒切身若非羣衆販買私商即是聚為强盜配隸之人葢有兩等其間鄉民一時鬬毆殺傷及胥吏犯贓貸命流配等人設使逃逸未必皆是强勇能為大過欲止徒配本州牢城重役立為條限限滿給據復為良民至於累犯强盜及聚衆販賣私商曾經殺傷捕獲之人皆能跳梁山溪運動兵仗非村民胥吏之比欲並配屯

駐軍立為年限限滿改刺從正軍衣糧誠為利便從之

開禧元年閏八月臣僚言國朝品式條章燦然備具謂人之難於離鄉井也於是有配隸羈管編管之條然非姦贓强盜殺人貸命與夫鬬傷情重者不以是罪之今世酷吏曾不是思於配隸編管羈管之外自創為押出外界之條使之蕩析離居浮游失所未免有客死異鄉之嘆欲嚴飭中外自配隸編管羈管之外惟他郡作過之人許勒歸本貫其餘悉從本條科罪不得輙將土著



之家人屬押出外界從之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八